



水爷

□马卫

水爷不姓水，姓高。因为一年四季，他负责管理生产队的堰沟湖塘，大家称他水爷。

水爷年轻时家里穷，去斗棚沟（大邑、崇庆、汶川交界的老林子）扛木头挣力钱，踩虚了路，滚下山崖，背就驼了，干不了重活，生产队就安排他管水。

黑水沟位于川西平原的边缘，半山半水。生产队的田，在坝子，自流灌溉。所谓管水，就是把黑水沟的水，引入堰沟，再放进田里。水爷一年四季，扛把锄头——放水，堵水；提只鸳鸯——哪里的堰沟堵了，淘通。

但到夏天，水爷就有麻烦了。

黑水沟的水，要灌溉三队、四队的秧田。如果水丰，用不完，不用争；如果天旱，争水，常发生纠纷。大队出面协调，一个生产队用一天的水。

这年天气不正常，连续几十个晴天不下雨，黑水沟的水量减了一大半，只有小碗大的流水。端午一过，必须插秧，可好多田因为缺水，还没有犁和耙呢。

这时发生了件大事——水堰通过一个渡槽，进入四队的地界。该我们队放水的时候，四队的社员晚上挖开水堰，水流进了四队的田，三队的田却没水浇灌。

水爷发现后，气得发昏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事让我们生产队的人知道了，那些血气方刚的社员拿起锄头，就要去挖四队已灌溉的

秧田——“要把水还回来”“我们灌不成，你们也别想灌成”“要挨饿大家都挨饿”……这些愤怒的话，一句比一句带火星味。

四队的社员冲来护田，双方由口角，到抓扯，眼看一场群架就要发生。水爷大喊：“不准动手，不准动手！”

三队的社员认为水爷没用，水被别人偷了，还不反抗？

水爷冲过来，躺在两队社员中间地上——“你们要打架，先打死我！”大家愣住了。

因为水爷姓高，三队四队的本家不少，辈分也高，只好停下手。

不姓高的社员说：“打死你球用，打死你又能增加水。”

虽然住了手，住了嘴，但一个个心里想：缺水，插不了秧，种不了谷，收不了粮食，吃啥？

水爷见大家安静下来，才爬起来，居然有闲心扯一扯衣摆，再把三队的社员劝到一边，轻声地说：“水四队用了，你们把人家的秧田挖了，毁了，他们挨饿。我们两个队挨着，他们没吃的，不偷我们队的庄稼才怪。”

饥寒起盗心。那些年这种事发生过多起，屡禁不止。

这时四队的队长来了，也姓高，见水爷，叫声“老爷”（“老爷”就是爷爷那辈

的）。水爷对高队长说：“你把你的人喊走，这水用了就用了，以后不再偷水就是了！”四队从此再没有偷过三队的水。

从黑水沟引水的堰头在三队，堰途经四队，三队，再四队。这堰，太弯，太曲，还漏水。两队经过协商，准备合修一条比较直的堰沟，用石条子和三合土，这样水才少渗漏。

但问题来了，一是占四队的田地多些；二是用石条子，人工开采，我们生产队的劳力少，不够用，但采石料方便。

四队开会说这事，高队长以为大多数人会反对，因为修堰多占了四队的田地，如果我们生产队不补，明显吃亏。没想到，四队的社员这次觉悟特别高：一是多占四队的土地（约有三亩多地），不要三队补偿；二是三队劳力少，只负责开采条石，四队派社员来运条石。

这次修新堰，前前后后用了三个冬天，从1975年修到1977年。新堰修成后，不渗漏，1978年，因为水源有保证，两队的谷子都增产，每人多分了20多斤基本口粮，个个笑逐颜开。土地下户后，一直在用这条堰。

三队和四队

的社员，亲热起来。大家突然想起，要不是当年水爷阻拦，两队如果发生群殴，结果会咋样？

水爷还是水爷，天天巡视堰沟，只是活轻松不少。

水爷是土地下户的第七年去世的。出殡那天，三队的人一户不落，四队的人也一户不落，都来送行。这个风光，一时无双。

水爷这个名字，成了一代人的记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这一刻的问候 致远又致近

□谭岷江

2025年11月17日，气温突降，渝东高山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
——题首记

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寒冷和雪花
此时都下到了人间
黄昏、年底和暮年，都注定是同类项
都是美好时光，容易焕发回忆念

旷野变得朦胧，不知路途远近
人类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相约亮起
我只想问候所有朋友，最近好不好
共享你们的悲欢离合
叙旧那些相聚时的话题，美食与美景
要看淡衰老和疾病
坚持微笑，包容和远离
坚持向上和反思，去爱所有值得爱的人物

我们都是秉性顽强合格的美人
雁寄书信，鱼传尺素，雪横山岭
邮车的铃声，仿佛响彻手机的屏幕
身边万物每一次渺小的动静
都是这一刻的问候，致远又致近
像花瓣落在晶莹的水面那般近
像月光落在闪光的珠峰那般远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冬至（外一首）

□杨永平

有风，贴着地面吹
惊起的落叶，一枚在人间
一枚在地狱

冬至无雪，无冰霜，无夜归人
有酒，配红色的，女儿红的心事
有翻滚的红汤和清汤
四季的绿适宜轻煮，适宜寡淡
一条鱼，首尾不相接
这样的场景，不适宜大声喧哗
不适宜悲观，围炉夜话
18℃的恒温

冬至，不吃羊肉、牛肉和狗肉
我不是素食主义者
只是养羊的人和养牛的人
在寂寞的黄昏里念经、打坐
而养狗的人，惜命如金

岁末辞

又是一年岁末，时间以白发的形式
继续将我修饰

这一年，我用沉默对抗沉默
不再怀疑一粒沙子的坚硬
这一年，偶尔会在泡沫里挤出一滴水
沐浴阳光，向昨天问好
不关心一根刺和一朵花的关系
不关心地久与天长
这一年，偶尔种花、种草，也种字
也在烟火里扶正倾斜的影子
人间迟暮，那些追不上的飞花
已经给不出一个叫周全的词了

明天，依旧守口如瓶
直到奇迹出现
（作者系重庆市丰都县作协会员）

村里的脱贫户

□冯浪涛

走进向明胜家时，已是傍晚。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下中村江湾的湖面，在落日晚霞的映照下，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，波光粼粼，暮色苍茫，美得让人心醉。

向明胜的家离公路不到50米，缓坡上去不难走。但是，七月底、八月初的万州赤日炎炎，或是傍晚时候，行走在这样的酷热天气下，我们驻村工作队一行人员，仍是汗水湿透了全身，脸膛血红，喘着粗气，脚步沉重。

“汪，汪，汪……”一阵犬吠声传来，抬眼望去，一条田园犬冲到院外，摇动着尾巴，不时发出几声叫声。

“莫叫了，你家主人在家没有？”队员徐云对田园犬温和得像老朋友。田园犬尾巴摇得更欢，转着圈用鼻子嗅着徐云身上的气息，嘴里呜呜低咽撒娇。

“在的，在的，刚从坡上回家，水都还没来得及喝呢。”声音传来时，一个精瘦的人影从屋里闪了出来，快步迎上来。搬了条木凳，大家坐在屋前地坝摆起了龙门阵。地坝收拾得整洁干净。

老向一家五口人，他和妻子在家务农，女儿在郭村镇务工，女婿户口在湖南。脱贫攻坚前，老向家因学致贫，要供两个孙女读书。“还累几年，帮女儿女婿把两个孙娃子供出来了就更好了。”说这话时，老向明显很硬气，也很幸福。

老向和妻子都是很吃苦耐劳的人，农闲时就去镇上打工，农忙时就料理田地里的活。我看见墙前堆有几个装得满满的蛇皮口袋，好奇的打听。老向有些腼腆的说：“看嘛，我是啥子能卖钱都去整。这是我今天扯的草药，准备明天背到镇上去卖。不好意思哈，让你们见笑了。”我连忙鼓励：“靠劳动赚钱是光荣的事。”

告辞时，老向的妻子背着一大背毛草草进了院坝，十分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。

树上蝉鸣正紧，田野虫蛙声一片，一阵阵温湿的江风吹来，我们一行人向田埂深处进发。

“老乡在宵夜呀？”刚跨进屋前地坝，就看见一个身材较小的男子，端着不锈钢碗，坐在条石上喝稀饭，他就是陈步田。

“来，来，来，快请坐。”陈步田立马起身，将我们往条凳上请，眯起眼睛笑得一脸憨厚。地坝上堆着刚收来的花生，地坝前是一口小鱼塘，围着地坝的全是果蔬，树上挂着还是小小青果的桔子、柚子，地里青红相间的番茄，还有海椒、白菜等。

说话间，里屋出来一大姐，风风火火，嗓门很大：“冯书记，我们见过面。”

“我是新来的，今天是第一次登门拜访大哥、大姐。”我心里暗暗惊讶。

了，拿起一包菜种，往菜地跑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没几天，菜苗冒出来了，星星点点，呈燎原之势，可把老郎高兴得不得了。老伴闻讯赶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冷静后，老伴对老郎说：“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菜地巡视员，希望你履职尽责，好好表现！”老郎嘿嘿笑了，深感肩上担子重，压力倍增，但一想到新鲜、生态的蔬菜，他就倍添力量，信誓旦旦地要把“巡视员”当好，不负老伴的厚望。

于是，每天早上，老郎都要去菜地转转，看看菜苗上是否有露水，菜苗是否长高、粗壮，扯扯杂草。做完这些，才意犹未尽地回屋，与老伴分享巡视心得，怎一个“乐”字了得！每天晚上，老郎还要去巡视菜地，一则查看菜苗长势，二则散步锻炼，三则呼吸清新空气。即便雨雪天，也阻挡不了老郎的步伐。

天道酬勤。老郎家的菜苗长得郁郁葱葱，在坡上菜地中鹤立鸡群。邻居们见状，羡慕之余，纷纷向老郎“取经”。老郎则和盘托出自己的感受和体会：“种菜如绣花，得细致、认真。同时，要当好‘巡视员’，心诚则灵嘛！”邻居们听后，恍然大悟。

从此，老郎是“巡视员”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成为邻居和亲朋的美谈。老郎也乐意接受赞美之词，乐此不疲地当好“巡视员”，把两块菜地巡了又巡，不单巡出了美好心情，还巡出了新鲜生态的蔬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“巡视员”老郎

□何龙飞

在一般人眼里，巡视员是非领导职务，可享受待遇，够实惠。可在山上居住的老郎这个“巡视员”，却享受巡菜、种菜、摘菜、吃菜带来的快乐，着实是一种别样的幸福。

老郎今年65岁，退休前是老师，教书育人兢兢业业，被誉为教坛“老黄牛”。退休后，他和老伴搬到山上的陋室居住，安享夕阳红。然而，看电视、散步等显得单调、乏味，心里总空落落的，便渴盼着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哪种方式适宜呢？他和老伴苦思冥想，反复比较，认为种菜其乐无穷，最适合自己。

统一认识后，老两口扛上锄头，到附近山坡上开荒，整理出两块菜地。望着自己的杰作，老两口欣慰极了，有了累并快乐着的感悟。“快去播种，尽早吃到生态新鲜的蔬菜！”老伴一声吆喝，老郎就坐不住

